

李虎+黄文菁的开放建筑

Li Hu + Huang Wenjing's OPEN Architecture



受访嘉宾：李虎 OPEN Architecture/开放建筑主持建筑师

采访/整理：杨永悦《建筑技艺》(AT)

图片提供：OPEN Architecture/开放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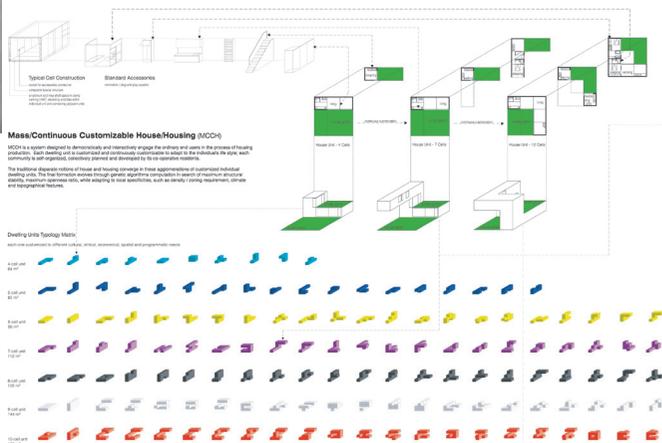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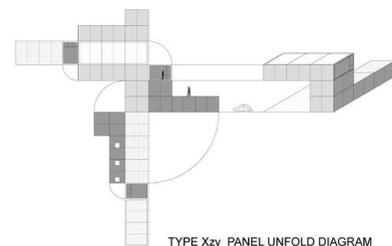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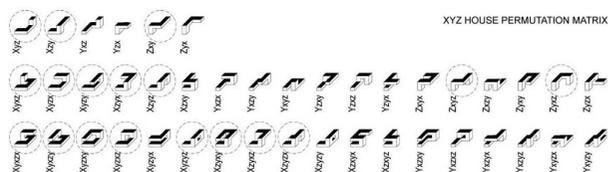
AT：您的事务所取名叫“开放建筑（OPEN Architecture），我想您对开放建筑一定有自己的思考，能谈谈您创立这个事务所的初衷吗？

李虎：大约是在2002年，我刚加入Steven Holl事务所不久，那时我们一帮年轻人虽然工作很忙，但一有空闲也会积极思索有关建筑发展的未来。我那时就很自然而然地想到，世界上的建筑只有百分之几是建筑师设计的，更不要说是好的建筑师设计的。如果你定义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的建筑才是好的建筑，那么其他的那些建筑作品怎么办？而影响地球的是那些占据大多数的房子。因此我们面对大量性的建筑必须要有一个策略才行。当时也了解到开放建筑的概念——OPEN Architecture，其实“开放”是计算机术语，不是建筑术语，学计算机的人都知道，相对于苹果，其他都是开放的，PC开放、苹果不开放，各有利弊。

我们最早注册OPEN Architecture这个名字是为了参加2003年的一个建筑竞赛。当时，我和黄文菁一起做了一个很棒的方案——Mass Customizable Housing（批量化定制住宅），彻底变革了住宅生产的概念，作为一套体系化的思考，怎样去连接或者说模糊掉House（独栋住宅）和Housing（集合住宅）的界限，把集合住宅变成有个性的小住宅的综合体——在Housing里做House。任何一个终端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订购，直接在工厂定制，开放的建筑构件可以不停地改变组合，可以是独栋，也可以是三个或若干个联合起来。之后一个结构设计师朋友的加入又演变成XYZ结构，随后我们又做了Eco Tube等一系列作品，那几年业余时间都在做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所说的批量定制不同于万科现在做的住宅产业化，产业化是一个很老的概念，必须先走过这一段路，才有批量定制的可能。批量定制的概念是未来的。例如耐克鞋，你可以在他的网站上选你想要的各种颜色组合，他们就帮你定制，然后把鞋寄到你的家里。耐克是很前卫的，现在在很多其他产品制造领域也都有采用，而建筑行业永远是走在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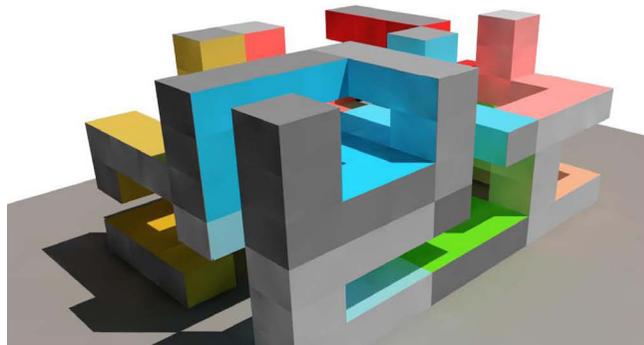
XYZ HOUSE PROTOTYPE, 2001 - 2003
XYZ 住居原型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迟到的“现代主义”》也是谈这个事情。一百多年前西方国家就已经开始思考了，我们已经落后了一百年，其实我们才是最应该考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设计院做这样的事情，但后来都放弃了，变成追在开发商和政府后面了。

AT：说到落后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其实我们中国的古典建筑就是开放建筑，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系，只是我们自己把它丢掉了。

李虎：的确，中国传统的建筑体系其实就是批量定制，这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概念。中国古代也没有几个建筑师，而中国又那么大，一套《营造法式》，房子就盖起来了，各种等级也都盖得不错。当然这一套《营造法式》已经不适应今天了，但我们应该像韩国和日本一样深入研究自己的东西，传承这种建造体系的概念和精神内涵。我也深知难度很大，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做到的。



批量化定制住宅

AT: 看到您的建筑作品很多有开放建筑的理念, 像“蜂巢”宿舍设计就很有想法。

李虎: 我们一直保留着 OPEN Architecture 这个名字, 就是有一种理念在里面。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建筑都做得那么精彩, 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但又不忍心看到那么多很差的房子到处在盖, 所以一直有冲动想要去改变这种状况。

目前相对于彻底的批量定制, 事务所大多做的还是常规意义的建筑设计, 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地在盖。但我们会利用每一个项目做不同程度的体系化思考, 比如你提到的“蜂巢”宿舍, 虽然这个房子一直没有盖, 但是我相信未来五年内总会有人把它实现, 一旦实现一个就可以彻底铺开。而且我不相信建筑师做一件事就是为一件事而做。我们做办公建筑也是一样的思考。我们在印度的项目也是批量定制的, 纯模块化的。这是我们一直关心的事情, 是一个持续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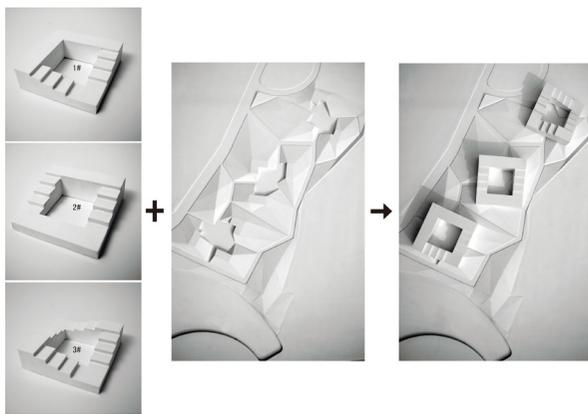
AT: 大量的住宅与地标公建的设计对于建筑师来说是两种不同的路子, 上次和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聊, 他说像这种大量性的住宅项目建筑师不能放太多的东西进去。

李虎: 是的, 建筑师不能把活都干完了, 尤其是住宅这件事, 要给用户留有余地。你为他设计住宅, 等他进去的时候发现每

是觉得它有一种关注公众生活的潜力。大陆缺少抱团儿、缺少社区的概念, 而你到欧美或中国台湾地区会看到他们的社区意识都很强, 好在我们还有一个单位大院的概念——中国人的小集体。这个项目里的六七百户都是为这家公司工作的。我们把它做成450米长的一栋板楼, 后来基地改变了, 就把它做成标准模块的排列组合, 最低级的批量定制是通过排列组合和计算达到的。开放建筑一是需要产业的支持, 另一个就是依靠计算的潜力, 我们



蜂巢宿舍



网龙公社标准模块

一个细节都设计完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 其实他们愿意自己接着盖或者修改。每个人都有建造的欲望, 不仅在农村人们能自己盖房子, 城市人其实也有这种本能, 只是被剥夺了。最近我们在给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网龙”做宿舍, 就是房子不做完, 给员工自由, 他愿意封闭阳台、愿意养花, 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以不停地变化, 这个项目保留了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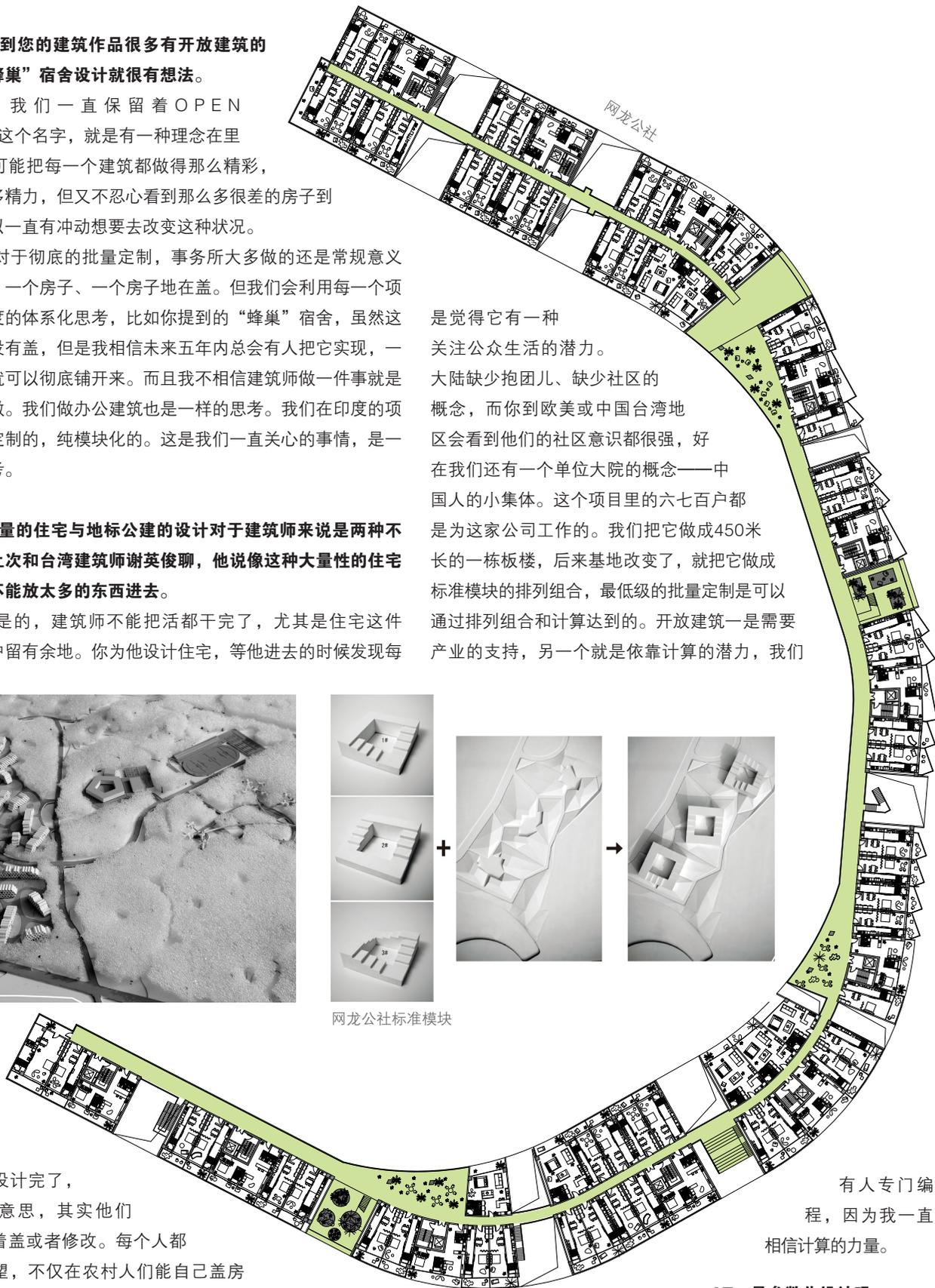
AT: 是长乐的网龙公社吧, 看起来很独特、很有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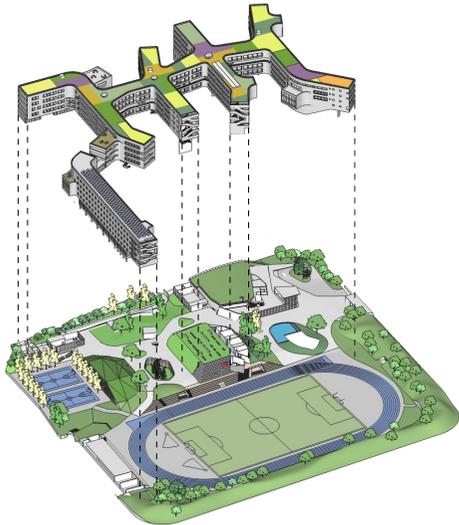
李虎: 一般来说, 建筑师不太愿意接宿舍, 但我比较感兴趣

有人专门编程, 因为我一直相信计算的力量。

AT: 是参数化设计吗?

李虎: 我关注的方法和现在流行的所谓参数化是两码事, 现在的参数化是为了做奇形怪状的东西, 但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帮助设计, 我认为电脑只会帮助设计而永远不会替代设计。我们做的很多项目背后都有参数化的内容在里面, 就像在包头做的黑白Jazz Towers以及我们做的九栋楼, 都是一个体系。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



AT: 最近看到你们在做北京四中房山校区的项目,有什么思考?

李虎: 最近事务所接的好多项目都和有关,北京四中、首师大附中、青少年营地,还有一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项目我们中标了。我们尝试建立这一类教育建筑的体系,它有很多普适性的东西,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基地,组合尺度也可以变化。我一直希望把这些房子盖好以后写一本《中学学校设计导则》,不是规范,而是说一个优秀的学校空间和平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发给大家借鉴,可以随便修改,随便引用。

AT: 那您可以考虑出图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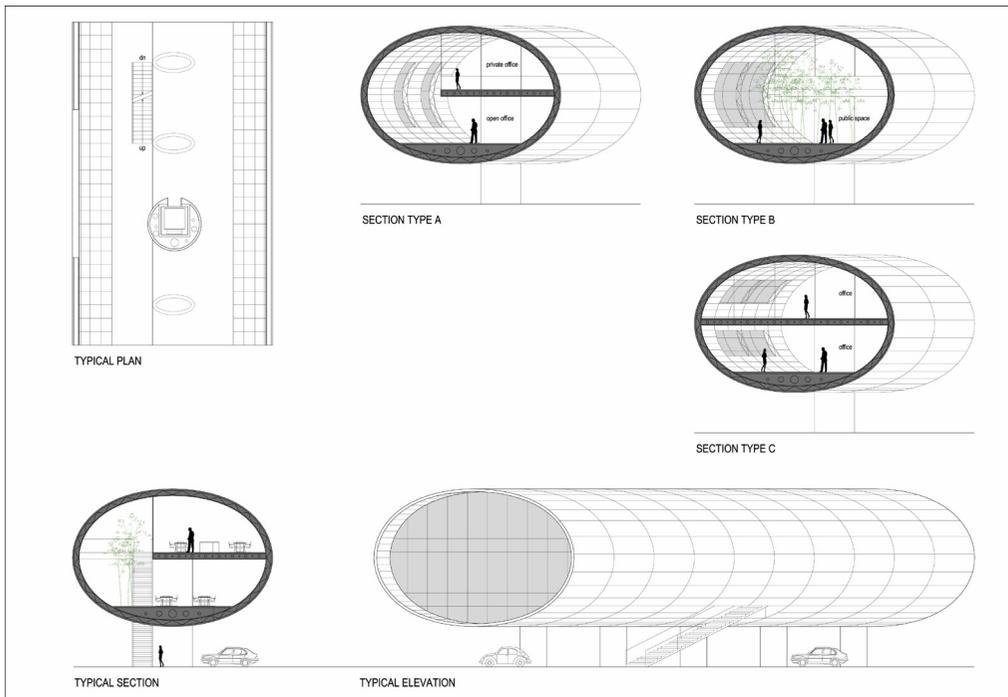
李虎: 我也在研究图集这个事情,我觉得标准图集要更新了,应该跟上时代,应该简化。我们国家不要说标准图集,就是建筑法规也是太多太复杂,而越复杂就越容易出现漏洞。开放建筑这个事情一定要简化,我们以前的营造法式就非常简单明确。另外关于开放建筑,我想提一点就是知识共享。中国人往往缺乏这种精神,造成每一个人都从零开始,每个人都爬这么高,一辈子就爬这

么高,知识没有积累、没有共享。例如城市研究,每个新进到这个城市的设计师都要重新做一遍研究,太浪费人力了。从技术上来说,很多建筑师琢磨出一些很好的做法,但缺少探讨和分享。其实需要有人牵头,需要一个正规严肃的平台,像德国的Detail杂志就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共享。我们给自己建立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藏,我们做的每一个作品都会放在OPEN的网站上。

AT: 您做的“二环2049”,以一种非常大胆前卫的设想来增加北京的绿地公园和文化内涵,让我们感到您已经超越建筑本身,在思考城市 and 自然生态的问题。

李虎: 我们的城市的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范围内的问题,现在城市已经盲目扩张到影响农村,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如果农村守不住,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些年我更多思考的是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要高密度地聚居在城市里,就是为了少毁一点农村,少毁一点自然,这样才能保住地球。

举个例子,韩国几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汉城,从卫星上



Eco Tube (生态办公单元)



摄影：舒赫



当代MOMA

看，他们大部分国土都是绿的，因为80%的国土不许开发。而我们的开发商居然可以跑到西双版纳去圈地，填湖造别墅，却没人管，为什么？——集体没有底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城市的问题，要把城市变得更适合居住。我是推崇城市的人，让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而不是哪儿哪儿都像城乡结合部。

当然除了担忧、抱怨和愤慨，我们还是会很积极乐观地做一些超级理想主义但又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例如“红线公园”、“漂浮天安门”，包括“世博馆展后利用”都是很现实的，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像 Eco Tube（生态办公单元），当时一个朋友想在上海郊区盖一个小办公楼。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定制一些直的和45°生态“管子”，然后把这个模块组合，让它漂浮在基地上，这样不用破坏农民的耕地就能解决厂房和办公的问题，我们后来做的万科中心就和这个概念很像。

AT：您觉得作为建筑师，在目前话语权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包括开放建筑的主张？

李虎：要有自己的立场！中国的建筑师不能只是盲目模仿国外的东西或者只关心自己那点事儿，而是要有一个大的思考，深刻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当下虽然建筑师的话语权有限，但不是

没有，因为政府、开发商并没有在画这张图，而是建筑师在画。比如我们当初要在当代MOMA里做影院，希望体现开放、包容、和谐，使穷人、富人能在一起，但开发商坚决不同意，因为复合社区、综合体的概念在当时国内还没有，但后来成了一个时髦的概念，现在这个开发商走到哪里都要建影院。这就是建筑师坚持的结果。当代MOMA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小区，但是普通人还是能进来看电影，这就是一个策略，叫做被动的开放性。

AT：可以回顾一下这十年开放建筑的历程吗？

李虎：我们成立这个事务所的初衷是对被忽视掉的建筑的可能性——一种大众化建筑可能性的思考。开放建筑是一种途径和手段，随着事务所发展和工作越来越多元化，开放建筑更多体现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态度。无论是我们做事情的方式，还是对社会、对建筑的态度都是OPEN的。我想以后我们就叫OPEN好了，因为OPEN Architecture还是有点狭隘，会被误解成纯技术层面的。虽然一开始的确是从这里开始的，但回国以后发现面临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生态危机、城市的问题是更要命的，不能不去关心和思考，所以从早期单纯研究批量定制这个技术层面已经扩大到更广义的一种态度了。AT



李虎



黄文菁

OPEN Architecture 合伙人简介

李虎，OPEN Architecture/开放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Studio-X 负责人。曾任美国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Steven Holl Architects）合伙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后赴美求学，获得莱斯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2000~2010年任职于美国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从2005年起成为事务所合伙人，创建并负责其北京工作室，期间负责设计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都市建筑作品，包括北京当代MOMA、深圳万科中心、成都来福士广场和南京四方美术馆等。其中，当代MOMA荣获2009年世界高层协会最佳高层建筑奖，万科中心作为中国第一个LEED白金认证的绿色建筑，于2011年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年度建筑荣誉奖。2011年退出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合伙人职位，与黄文菁一起专注于OPEN建筑事务所的实践。

李虎在美国和亚洲频繁参与教学和文化机构的讲座和评委工作，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建筑系任客座教师。2002年，他与斯蒂文·霍尔和张永和一起创建了《32：北京/纽约》，一个独立的建筑文化批评杂志。

黄文菁，OPEN Architecture/开放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1996年取得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独立实践之前，黄文菁曾任纽约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Architects（原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资深建筑师。